# 陳眉公集

# 陳眉公集卷之十五

雲間陳繼儒仲醇著

## 誌銘

### 陳空青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陳諱繼儒自號空青公不知其里居子姓或云華亭人也先生少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詞頃刻萬言晚嗜緇衣黄冠之學悉餔其精華已盡吐去先生二十一補諸生二十八裂其冠投檄郡長一郡之人若驚郡長勉留數四不能奪退而結茆小崑山之

陽廟祀二陸主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曰我貧
無以娛二先生請採花為先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
場脩竹白雲焚香晏坐其間豁如也居頃之又就沈
太僕荒園栖焉已又謝去浪遊人間稱性而出率情
而止或問先生曷不著書曰自伏羲一畫之後太極
碎而文字滋與我方笑此老為千古後生釀成猖狂
筆端我何褰裳而蹈之哉天生人而與之十指寧盡
令握毛錐子老也曰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規矩
準繩靡不習焉主人勿呼則退而束手與妻孥老于

蔀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捨一椽一題日刓而月削之曰吾梓工若是而何不以召我則非狂必愚曰先生曷不談長生曰噫有長而短者尋續之矣有生而死者尋續之矣我師有云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曰曷不依佛曰瞿曇弟子善言佛者以心為第一義我徵我心十年而不得矣心且不可得而佛將安附曰曷不出而遊五湖四嶽曰天下之山水在耳目與足而耳目與足在我無我而耳目足之權去矣目艱于遠討足艱于濟勝而耳又聾聾焉瞶瞶焉則山水

之勝之權益去矣且遊而之川則多風濤蛟龍遊而之山則多草木虎豹遊而之于平陸則白日而多魍魎蚍蚳之屬怒而射喜而舞以戲我我固不敢曰曷不爲儒者曰儒至人之稱也我學人而已何事儒曰曷不他居而居于斯曰我貌癯削而衣田衣而冠山冠以投于縉紳中則笑其太質以投于鹿豕中則笑其太文我處于不文不質之間使縉紳鹿豕交相逃失而不知我爲何若人氏我以此老矣先生如是者若干年諸深交先生者或言先生有大志有大略押

而交先生者以為天下之無文莫如先生也以為天下之無他亦莫如先生也先生生于某年月日時卒于某年月日時未沒之前三年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於是子孫賓朋雁行洗爵次第獻先生如俎豆狀先生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為哭泣之哀於是左右皆大慟或為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酒愈進歌愈合先生喜而起舞簪帽以花婆娑挑達不勝見態既醉于座上手焚紙錢揚其灰洒酒三灌地乃散及其瞑也呼左右而告

之曰人皆言死而有鬼物者乎有金銀臺沼者乎有笙樂幡幢連翩縹緲從雲端而來迎者乎我皆不見若見皆幻也言訖鼓掌大笑而逝時堂中有白虹一道卬首飛指青天而去衆莫不奇之銘曰昔先生賜姓以百而蒙姓以陳于百萬億千陳氏之中而獨號空青而若以自別于人羣故其死也人皆以爲空青死其生也人皆以爲空青生而其死其生皆人與我橫執而妄爭而孰知燈破而燭之光愈明而孰知鏡破而鑒之神愈清而孰知空青沒而死者不死生者

不生如天河之垂象如空谷之傳聲天下可得而見
且聞終不可得而知且名嗚呼其斯以爲先生

光州判守栢山董公墓誌銘代

公董之聞人也明經不獲顯脫而吏隱光州竟以露
禱殉于官公門人誦川令朱君至欲取汨羅一杯水
擊王處餘唾壺薦之公前傷哉乎其言之也夫自古
數奇之士寧獨董公詩人萬舞歲星陸沉皆軒然翺
翔以遊于世彼且以五斗爲豢龍狎同曹爲鶴鳥矣
而于董公何累公之先汴人建炎南渡棲海上勝國

官一者更徙竹岡之西而董氏始大四轉綸以甲申
進士爲名御史御史子六人長爲恢恢生繼恩繼恩
生充大領應天薦公考也公少慧四歲能解字義日
誦二百餘言十三出遊邑泰文驚令之年酌卮酒飲
之坐居尉上尋補秀才廩于官先後有司輙以異等
視公公以爲談笑而掇一第若寄矣公高自睥睨不
喜生產顧獨喜爲善于鄉從母某與婦胡婺而貧公
迎而養之婦翁東川公毋娣支孺人公衣食喪葬之
其衣且食于公不知有董也沒而公爲紀綱其喪不

知沒者之有子孫也公坐是家益落然自檢括不敢
有所干請也曰吾固貧吾顏先生故不貧者乃十上
公本而歸矣公於是以丙子秋携兒入棘門內徘徊
久之曰吾曩十度于此今循頭顱而上髮種種也而
向者乃其夢境耶請謝歸乞閒日與古人眉語於蠹
跡駒隙之間何所不可乃緘繁露堂青麥閣以古今
圖書度焉公仰而吟俯而讀燈光熒熒晝夜不輟其
所纂紐皆古書奇字與牙籤 帝映棐几上公樂玆
曰吾之萬卷何如焉誠一唱三歎何如博豬奴戲哉

公睹書筒之裏加實可崇如洗勸者曰公子有五十乎奈何自苦公笑曰我幾忘之遂謁選判光州守會歲祲公方攝篆欲與發吏白有主者法不得擅公慨然稟粟萬石以賑之已民又苦旱公親祈禱屏冠蓋洗足赤日中暴壇下者浹旬始澍雨而公病不起矣公之廉于官也一切贖鍰咸報罷脫富人子于獄夜函金為壽公麾之此事至今吏人多能傳誦顧余聞公為諸生三郤金不特光州時也郡守相江禮公為署客憐其才諷少居閒公謝否否莫方伯寓百金佐

公貧方伯廿年歸而公挈金還之封記宛然嗟乎公
家侍郎遘變託公五十鎰公遲二孤成卒歸前金嗟
乎公諸生乎而樹義名此夫一光州皆能辱公也公
死之日刺史王公至親視含殮見公官邸如僧舍槖
裝蕭然歎泣而去夫子兮不恭食餼伶人東方遊戲
索死不得而猶剌劍于社肉以飽公爲光烱如矣爲
諸生始終斤斤不墮淸白加于古人遠矣公諱某生
于某死于某子女某葬于某處公性孝友重然諾其
所交皆一代勝流何翰林良俊歸太僕有光相與閱

公藏書胥淹彌日曰孰謂董先生儒而貧哉所著有某某之故曰公董之聞人也法宜名余與公雖姻家其銘匪私銘也曰公之生經明行修牟刺光州而不得與更老遊公之歿老而彌捷死于王事而不得與法合有書如雲公神所憑有丘如虹公神所通有史之筆如金如石公神惸以待過而本者之必式

鄉進士張九夏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代

海上有王屋先生以博聞多能爲窟于時不獲顯而有子曰九夏孫曰伯復先後用經術舉鄉進士人以

爲造化詘于先生而取償于子若孫而不知孺人實
亢之孺人者九夏公之配而伯復君之母也先是張
顧兩家各以閥閱高里中顧有御醫東川公與張京
兆文州公相婭兩家遂不用牛酒結爲婚姻退而具
言婚事顧聚族而慶曰嘻我家得婚而才張聚族而
慶曰我家得婦而賢其後京兆公老王屋先生日事
古文辭不喜問生產且槖中裝半耗于客若洗矣時
九夏公貧不任婚而東川公趣無辦裝請獨身爲贅
九夏公呼兩蒼頭負束帛緞　詣門而顏揚揚如也

諸妯娌綵衣狐裘姍笑屏幕間孺人以綦褐當九夏
公揚揚如也久之還歸于張家益壁立於是盡脫簪
珥小治產而衣漂浣衣與諸婦媼身自力作曩未習
紡績至是始操緯車未習織至是始操機杼九夏公
丙夜誦讀聲相韻也已唐孺人慰勞機下挑燈歎泣
兩婦姑又烏烏聲相和矣所舉子必以自乳衣必以
自紉曰省一乳媼足具九夏公一歲膏火屈十指足
具堂上酒餚故九夏公退而問爨下爨下之突加黔
進而奉杯案上壽兩尊人兩尊人食加筐味加旨也

九夏公以此無內顧憂得隷鄉書而伯復君亦次第
颷起已名高於詞壇矣九夏公之貴也欲爲孺人洗
纍裝羞稍治簪珥實之孺人謝否否而于唐孺人喪
則謂九夏公曰君諸仲貧不能營葬事毋以累諸仲
及王屋先生之喪也則又謂伯復君曰汝諸從父貧
不能營葬事猶汝父時毋以累諸從父葢孺人好務
爲節儉而又少時爲名家女閑于禮法故知大體如
此孺人爲張氏婦四十年中間喪葬嫁娶佐九夏公
者十之三九夏公殁而以身主辦者十之七乃軋軋

機杼老而不衰者又十之五孺人可謂始終糟糠於婦名毋矣□人好禮佛每晨起必稽首百拜諸子環而請曰毋得無病乎孺人太息曰此何足病我我病在爲婦時耳他無論卽汝兄弟姊妹六七人吮我乳湩不知幾斛矣長而一衣一縷疇非出我十指閒者汝父故書生何知我苦我今垂老而後一示汝曹也他日思毋毋忘我言嗚呼方九夏公往贅時貧不治裝夫婦縞衣相對殷勤呴沫顧得有今月迄今日而孺人辛苦復如貧賤時是性爲勤儉者也昔文州

公一顧孺人私自慰曰仲女今故貧我入其室器物整好諸子布衣紃履有名士風張其輿耶覩于伯復君而孺人之後何纍纍也乃知曩者兩家聚族相賀不虛矣余不佞與九夏公爲中表兄弟九夏公母爲余父姑姑相見未嘗不津津稱孫婦賢則孺人哉余信而有徵宜銘銘曰謂而貧克亢厥宗謂而匪貧貴而糟糠雲亭亭兮氣不散者藏霜烈烈兮筆不刋者唐日者卜之終焉允臧曰其葬也辛卯正月之春王

## 馮母馬太安人墓誌銘 代

文待詔稱二陸爲三吳文人之祖二陸以江左綺繡彪奕一代然無不本諸性命往往爲高才奴使平原戎首卒以讒中清河矯矯差班循吏尚友者詘焉彈丸峯泖其靈不盡耗於二陸之手迄千年而有元敏今世所稱馮元敏先生是也先生爲　肅宗朝四鐵御史南江公第八子而其所自出則爲馬太安人自元敏先生以辛未進士典兵部郎進士封稱貴矣封之日元敏具冠紳雁行庭下太安人大喜顧謂元敏曰是晃而流珠者非笄翟也耶我昔侍吳孺人孺人

且死授我以金珥曰勉之而孺子必貴已而摩汝頂曰寧馨兒非是毋不能生我今尚能憶孺人言夫安分有今日已慼然曰我老人也至勤　天子誥而封我誥多善言顧安能當此元敏官兵部太安人俱故事兵部選吏則大官具饌宴選司諸郎元敏每宴罷持酒脯歸跪而餉太安人太安人食畢又北面叩首呼元敏曰兒乎其爲老人所以報塞主上者故元敏所至能勤其官且以文章節義重海内悉如毋言初吳孺人殁島寇内訌御史徙家避寇沈巷太安人獨

城居曰我抱吳孺人主在何忍去倘事變卒起誓與薪俱盡乙卯春訛傳寇躪入關門邑中人恐太安人獨坐機杼中自如曰寇安能遽入城即入城吾有死耳夫以死一而當寇百何以走爲後卒無他其賢智如此性好儉身服漂浣衣元敏四時所進錦綺悉不御妯娌告急則洗橐付之御史公曾以遺金五百鍰分賜太安人曰則以待而子歸元敏未歸先出百鍰周族之窘者左右請曰夫以所分金償負責且不足奈何又損百鍰哉太安人笑曰勿復言若吾子豈愛

貧若元敏去兵部有銓望或以告太安人太安人曰
吾兒少强項恥工媚嫵性不能下人恐以才賈忌已
而不果遷故元敏督學貴陽者垂期年則解綬歸曰
吾有古今之愾居不能告諸友知家有老母稱知已
可以歸矣先生歸閉戶著書酌水獻太安人四方遊
士有借交先生者卒不內時獨鼓展于名山水間望
者以爲鳳文麟趾視先生出處以卜世道安危嗚呼
其亘不媿太安人予哉銘曰不知子視其母子爲誰
元敏甫文六經人千古永不磨一抔土

江州吳公曁配夏孺人墓誌銘 代

吳公卒之二十九年爲萬曆庚寅時余納　鄭節詩命潤州其子吉士君民表手勒狀跪而請曰自吾之聚族于斯也與宋而南矣顧世服賈無顯者自淸隱居士應　文皇帝徵始稱閥族迨余府君始稍稍業經術用啓余小子府君棄余小子久明德懿行覼記不什一而復闕焉弗彰余小子罪也又曰余小子幸同于榜薦于鄉又幸而辱在于榜進士又幸而從于後職史氏筆侍　上左右其猶寵光吾子實溢餘子

倍常藉寵光余府君而爲之誌若銘則小子幸甚又曰吾先孺人之殁也又先吾府君十年所矣藉以先府君之餘而一言及孺人又小子幸甚唐文獻曰不知其父視其子况吳公余丈人行也敢以不敏辭按狀公諱恩字沐之別號江州處士公生而長厚坦夷舉止若老成人公之父敏菴公家貧遺田數畝若廢丘時公僅年十二三不能置傳教公讀傴僂循公發歎曰大丈夫豈立稿哉吾不能結俠行賈鑄山煮海居奇貨寧兀兀坐困夫知鬭則修備時用則知物吾

其族幾哉於是携公入武林上下寧鑾建業間心通
十一而息之旁及販脂賣漿陂魚種樹之術稍稍具
伏臘矣謀娶婦娶錢孺人數歲卒再娶夏以繼錢室
是爲夏孺人孺人端凝不妄言笑其父處士公心奇
之曰之女也而實丈夫子也予則大我門矣吾擇名
家子婿以大婿門旣歸公屬大父循菴公杜太孺人
並捐館公生而得大父母心時時置公膝上弄之繼
母李勿善也稍觖觖公請析箸敏菴公可其請未幾
敏菴公卒公哀毀爲孺子慕喪葬咸庀悉推其遺產

于季弟愈身不沾錙銖又以巳貲時時為兩弟償責
通人而又為弟子棣娶婦曰此猶子也公念毋李孀
居不忍異謀于夏孺人孺人曰善傾篋奩脫簪珥儲
室奉毋李以居公拮据服賈如故孺人手調滫瀡醴
酏上食而所自儲朝夕乃最下草具李性辨急時有
所督過孺人累晝夜侍立榻傍悚息不敢退間暆兩
隣嫗李許請間曰姑善戍我實奇愛我淚垂垂不敢
下會李孺人病親為浣中裙滌厠奉湯茶彌謹李大
感動手孺人好語曰大媿負女大媿負女顧謂公曰

嬬謂舉首無夫而婦孝若此而後當有興者而所謂
兩隣嫗者至相顧指孺人以訓婦曰若獨不見吳家
婦耶李孺人旣卒公夫婦哀毁如禮如所以喪斂巷
公者公好客卮酒豚盂必與客共其治生雖米鹽果
瓜竹木瑣屑必有度而性嗜赴人緩急有所稱假至
一再折劵無倦色時從子母家貸錢隨手散盡責進
者踵門詬公曷不以償我而施爲公謝曰吾詎敢强
爲德于人第視吾眼在否而忍坐見人困也竟以好
施故家益落公無聊顧視諸子慨然曰噫貧甚矣有

兒可敬是不困矣吾左手種德右手券責而縱困我
釜養能困我鼎祀哉俄病就卒是爲某年月日長子
某次之望即民表與余同年有文章名改康吉士者
也銘曰世之貴孰與德之貴奈何乎配身之華孰與
後之華奈何乎家配之既良家道用昌乃天賜之祥
蘭桂承芳以世其光槩翁媼兮千載同藏

孝廉霽宇吳公暨配凌孺人墓誌銘代

余有壻太學生吳嘉徵率其弟瑞徵以父母之墓銘
來請曰吾父歿于癸未母歿于癸巳垂二十年暴寢

霜露窺孤未知死所須者擇壤諏日合葬于吳縣龍
池山之新阡每痛先君有言吾死願得太原王公銘
其幽而吾母凌孺人之垂瞑也亦曰小子爾無忘而
父之遺命用是敢稽首百拜以祈終慰之地下余雖
唯不忍辭吳江之吳氏有兩大司寇其一爲立齋公
諱洪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其一爲訒菴公
諱山官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立齋公生訒菴
公訒菴公生德泉公德泉公生霽宇公德泉公有從
兄中河公南京光祿署正老無子以公爲後德泉公

公之所生父也中河公公之所後父也公娶于凌道山府丞公之長女是爲公配當中河公之歿也孺人王與太孺人沈皆在堂兩孺人性頗嚴而沈尤辨急易爲恚左右不敢平面視公與凌孺人每晨往朝夔夔齋慄沈孺人百端激之氣愈和上食愈莊夫婦屏足鵠立者終日命之退乃退退而詗察無後言沈孺人爲之破顔而止辛酉公登應天薦沈孺人大喜於命凌孺人側席而坐久之兩孺人相繼亡去公與凌孺人喪葬如禮哀毁骨立而至是始親政乃割腴田

以散族人凡以千計又劑量斗斛所歲省租石又以百計其他內外强近之親以次衣食待公而舉吉凶者不勝數伯父仰峯公歿贓獲食官賦法當按罪主名公捐金力脫之行游市上有蓬跣繫累稚胥而號者公訊之以逋賦就逮者也因問負幾何曰數金又問家所存幾何人曰獨老母我死而誰爲收母氏骨者公立完其逋罪得釋其人願納產身爲傭以償公皆謝而遣之乃洒涕搏顙而去公既好行其德而性又豁達辨爽喜從四方賢豪游觥籌轟飲徹晝夜不

絕夫人日走爨下新樽析俎雖恐後甚則徹所饌諸
篚以佐非時而身自享枓食公以是愈得長者聲公
私之事首推爲祭酒公不難任劇駢怨銳身先之又
善排解紛難酷知人痌瘝凡有求者皆樂趨于公歲
大祲大損穀粟以與作寓賑其所修隄岸橋梁廢寺
甚衆鄉人至今德之凌孺人有子而殤公不懌孺人
擇名家之媛進公爲豊腆其衣食且溫言以教其不
逮者諸姬媵皆感動愧服久之戴氏舉一子曰嘉徵
汪氏舉一子曰瑞徵凌孺人撫若已出而公亦悉汰

其聲華舊習手一編課兒甚樂也未幾以癸未上春官不第鬱鬱病歸以殁孺人引刀欲殉者再二子牽衣號泣得不死孺人辛勤教二子成立旣娶婦則移公之柩合堂而居閉門焚誦以癸巳病卒二子發篋凡笄縱衾襚及飯含之物皆具考其歲月卽移柩別寢時所封識也嗚呼孺人何嘗一日忘公于地下哉公治經術能文章不顧問家人產賴淩孺人精心營辦檢涸藉塞耗實食指千數無一人飽而嬉者公又能畏事忍詢摧剛爲柔所遇無少長貴賤以善氣迎

之反顧怨恩灑然如雲霧之釋故公歿之後二子以孤兒讀父書支守門戸時獲聞教于公之故人賢者不至孱弱僵仆貽兩司寇羞則公與孺人遺謀遠矣初公有感於凌孺人之逮下也旣得二子抱而喜曰是孺人賜我也孺人則曰是天賜君也君不憶武陵還妾事乎公嘗游武陵以重幣買妾業已迎入舟矣察女焦然有恨色知其巳字而父母以貧故更嫁之公卽遣女奴謹護別室質明急返之女家而不責其財嗚呼此去古人何遠子孫繩繩有以夫銘曰是維

吳氏合葬之壚有丘纍纍有松猗猗穀室同穴抱璧聯珠冢人曰宜詹人曰祺飲樽不盡以遺其餘子孫繩繩光兩尚書

太學心宇楊公墓誌銘

往沭上楊氏多聞人而諸生士修文行尤著嘗一顧予鹿城半面而別無何則以太學府君銘請夫人子有愛其親者葺金輿璧以贄文于當世顯人沾沾耀里閈觀矣其後不一二傳顯人之姓字化爲冷煙飄風而不可得而況藉其文以永永者乎於是不朽之

榷轉而屬之山澤而予非其人也則姑銘之以衛樵
牧吾松之秀以峯泖爲宗長震澤東下滙爲三泖而
楊扇控之其里居鱗次以挹水秀嘉靖間九華先生
用進士起家由大行歷官雲南憲副而楊氏之族甲
泖上公其第六子也已出後於仲父二華君遂父二
華而母趙孺人云初中憲公多子顧見公少小婉孌
而性復好吟咏輙擁抱之曰是騏子鵷雛亢宗必矣
十七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甚而性不耐有司繩尺因
入游成均六館名流巷駟相逐自後五試京兆皆罷

免而有子士修以經術爲秀才高等公笑曰我素不欲與造化小兒爭權今乃與小兒爭進耶於是屏去故學發中心藏書讀之而更嫺於詩律字學所蓄古人法書名畫及瑗壁槍壘敦鼎之屬旁列左右花陰竹篠蔭映簾櫳公憑几[illegible]毫而賦之不役知人間有塵土事月白水香扁舟或爲出[illegible]爐煙釣綸半倚於葭菼鷗鷺之外望者以爲張志和陸天隨其人而公亦謬稱泖濱漁父入則召父老諸昆弟爲醵驢飛絲奏肉頹然醉鄉侯矣公少壯能文章視功名直可唾取數

奇蹭蹬不得已而托之詩酒翰墨然終落落不自快
遂决計治裝爲長安遊遊而困病歸妻子喜懼交并
慰勞數四公歎曰吾聞燕趙多異人庶幾見之豈碌
碌馬蹄間博雞肋一官者蓋其言甚壯而病已憔悴
不可治然公猶整巾櫛與故人杯酒宴笑如平時且
築室而題之曰保閑曰遯意將栩栩六月息也豈謂
遂成千古哉公歿之前七日持齋誦佛號而逝蓋萬
曆己亥九月也距其生嘉靖丁巳享年僅四十有三
公貌癯神理清朗與人交斐亹無間而鮮峭岸㬥抗

之色莊事兄姊撫諸弟禮能逮恩二華君沒公推遜
遺產分潤族人而身自拮据治喪事奉嗣母趙孺人
惟謹憂喜痛癢抑搔候問不去側其侍中憲公唐宜
人及生母王孺人亦如之婦翁卒迎養婦之母於家
扶植其孤子以成名士生平不喜治生產而好賑人
之急康饑嘗數百石更轉貸以濟有貧而負公者立
燔其券視世人齷齪仰掇俛拾與竈下婦持籌計算
混新腐粟而不肯分蛾鼠之餘以與宗黨共皆公所
笑也公雖好施而貧有子浚修負藝林之望海內交

游皆樂道其文行以李公之賢而有後公亦可謂不死矣君諱繼美字仲休别號心宇娶趙氏生二子長即士修娶吳江太宰恭肅公孫太學季韋周公女次士倜娶文學寄宇馬公女後公一年卒士倜有子弘士修有子頴及女三葬金澤港李方圩祖塋之大銘曰具區湯湯璧流東寫委輸三泖金澤維藉滙爲靈區君子是含爵英上浮膏沐松檟除道闢周以俟石馬樵牧已而内有賢者

太學何侯菴配馬孺人墓誌銘代

何孺人者馬氏太學侯菴何公之配予友紹興司理
士抑三畏之母也士抑以壬午舉于北畿自後屢上
春官偃蹇一第每歸益發憤著書及甲辰念孺人春
秋高冀蚤沾祿養俛而謁選非其志也選人才士抑
得紹興大郡士抑以板輿御孺人如郡邸出理案牘
入浣厠牘日告平反幾何以娛匕箸孺人則稱引古
義勗士抑以遜種德訖威富不以三尺養交令部內
有含冤者士抑謹奉教大起平恕聲直指使者薦于
朝與 新典會法當有非時之褒爲兩親榮而太孺

人翟車茀裳直須時矣乃竟中讒以考功法調官他
郡太孺人聞之無慍色且力疾而慰士抑曰吾子之
謂不辱親矣是夫守法之驗也聞者謂士抑爲能官
孺人爲能母蓋歸十日而孺人卒卒之日諸子姓咸
集視含視殮執喪成禮當是時實有天幸收考終之
福不者扶櫬歸矣於是士抑將治葬而屬通家子陳
仲醇次太孺人徽言懿行徵墓石于舊史惟是董與
何世親也其昌又嘗升堂拜母者不敢以不文辭太
孺人嫣李人也携李去海上百里而遥鮮通婚媾而

孺人世父一泉翁與司斷盧江何公並遊都下相友
善遂以孺人室其子所謂俟菴公者孺人十五而歸
俟菴公七十五而下世其在何氏爲婦爲母爲祖母
凡六十年閱兩世矣而慈惠恭儉之儀如一日也俟
菴公修孝友之政有聞邑中乃多謀室而獲焉先是
盧江翁有太公九十六歲矣治家嗃嗃每晨起必勑
諸婦諸孫婦環列堂下候起居亦猶行古之禮也孺
人獨先期朝太公太公以步搖玉搔頭賜之曰吾門
終賴汝而起太公沒撫棺而慟者亦惟孺人也盧江

翁捐館先業中落孺人奉姑王孺人展轉避寇年荒
穀貴人不厭糠粃何論甘毳則手辟纑質簪珥上食
王孺人食不甘退不安寢也小不懌從女奴屏人問
故必得其歡而後已王孺人老而臥疾孺人與侯菴
公視床褥進湯藥髮不櫛衣不解者經年無倦色王
孺人沒而哭之極哀聲感行路杯棬手澤觸緒輿悲
歲時饋奠慘然灑淚者畢其世盧江公沒諸昆季當
析產侯菴公自擕李歸僅授之敝廬寢丘室人嘖嘖
不能平欲更析之孺人置弗言侯菴公之庶弟三泉

君者客歿于金陵俟菴公以其喪歸則諸弟攫其貲
已立盡時王孺人尚在心弗能平也欲更均之孺人
持弗應也而里中多俟菴比之田薛矣孺人雖與俟
菴公拮据內政親見起家之難然不爲纖嗇好行其
德于姻婭舊故閒事外家極有恩意遺問相續兄弟
之子姊之子與俟菴公女弟之子婚授室嫁治裝貧
者忘困孤者忘亡如薛叔庚朱啓文最著盧江公之
妹歸龍華沈氏者年七十無子孫俟菴公養于家孺
人生而奉之沒而喪之祭之皆與王孺人均禮而期

近之親以及隣里所待以舉火者不知凡幾以故孺人没而巷哭嗚呼可以觀母德矣孺人有九子殤者四人餘子皆迎師授經不以小慈爲愛然侯菴公課子多譙呵孺人又未嘗不微言解之也里中稱善教子者必曰何母何母云善哉乎陳子言之也孺人課青衣軋軋機杼白首操作而身未嘗衣重綵客至設醴豐殺中程而口未嘗厭八簋內外斬然無耗費漏穴而綦履不及庭家僮千指嬉嗃屏絕肅若朝典而呵詈不出巷鍾釜圭撮扃鐍惟謹而宗姻以緩急告

者不忍辭以囊涖即古之女宗毋師何以加哉孺人生于嘉靖癸巳年正月二十五日卒于萬曆丁未年三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五生子五長三畀與司理君也茲以八月十二日合葬于鳳凰山之原銘曰鏡之水清且紆方孕玉圓產珠鏡之水清且泚當君奠以其子鳳之岡鬱且蒼劍斯合歸于藏藏有石照彤矢千百年其視此

貴州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瑞溪包公暨配誥封安人曹氏墓誌銘

檇李瑞溪包公者喜遊遊多在吳中凡松之峯泖以
及吳郡之洞庭諸山無歲不到嘗一至天台鴈蕩踰
連永嘉及期始還其出省貲裝却騶馭一二童子褁
書襆被從之便能盤截崇峻穿雲嘯風而去所至喜
詢諺俗問疾苦脫驂棄舟故人往往不忍釋公歸歸
則手一編高枕矣公又喜書聞有異本即僻巷環堵
必徒步相訪得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
夜不休客至散帙縱横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公了
不爲異余聞公之風高之然公生平敦氣誼重然諾

自宗黨故人以至四方遊士生死婚嫁皆緩急仗公
而公又能酷知人痛癢即嫌謗有弗避者其埋殣麇
飢藥病之事門無虛日日無虛晷殆所謂吉人爲善
唯日不足者歟公年二十三成進士三十督學貴陽
三十八致政家居五十遂已析產授二子蓋古之丞
聞道人也公事親盡歡居喪盡哀與人交不爲崖異
喜獎掖善類而耻聞人過胸中通曉貫穿如九逵之
衢萬家之市而含絕瑕類㗖㗖如絕無知識者居恒
急難而人負之或籠之以機械傲之以德色挑之以

仕進之遇合中之以難曉之語必不忍之訴公皆不
以屑意至于與上官風指異同持論侃侃則又毅然
有所不欲不爲非苟而已也當新鄭爲禮書公以儀
曹郎執法新鄭不悅逆公及階而止公正色曰尚書
送屬官具有故事毋令他日言壞例自某始新鄭怒
遂以此出公貴州尋罷官此事公終身未嘗語人而
公行遊他所士大夫輙能道公風節及郎省魏縣邵
武之治初以弱冠爲魏令擢入比部皆以平恕稱五
日與同舍郎參詳法律亦不治詩酒會所平反甚多

丞郡邵武三月平黨斗之亂去之日士人爭爲謳頌榜之市老稚泣送擁車不能前其旌表節孝如張漢張濟及王友能之女意皆出俗吏上晚歲里居識益沉才益老排解酬應以詼諧談笑出之而人必解頤事必中窾公以此自信覺爲善之樂子孫以下皆化之無不以公利濟爲念者公笑曰此豈我一老人所能哉吾有曹安人少而能治家長而能教子其性喜拯人之急尤與余心相語睫相應也余嘗謂善人可幾而積善之家不可得積善而極于一家則夫不謀

婦父不謀子臧獲不謀于其主孳孳汲汲如理身績麻同堂共燭時日雖勞而久必漸食其報則公今日之賢子若孫是已予云云公美髯眉宇刻畫神觀甚偉望見者無不以公爲大臣器與公譚汪洋有膽度不可測識久之嘔肝刳腸盡見其底裏不惟公忘人而能使人忘公耆英之社少年之場浮屠老子之宮無所不委蛇而盡皆以得幸公爲快蓋公罷頭解官其感憤用壯峭岸不平之氣鉏治殆盡又陶汰之以山水薰習之以圖史不三十年而其學遂成故曰公

蚤聞道人也雖然公無曹安人則必不能逍遙恬曠以老何處無名山何日無異書但無賢助如曹安人耳墓在某所銘曰賢哉包大夫而有二儷名山異書老而不釋緊誰成之唯乃婦之力以其力餘相率爲德子孫繩繩以光世德于無斁謂余不信請視窆石

鴻臚寺序班海亭包公曁配陸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

肅皇帝朝有兄弟以名御史稱者爲華亭兩包蒙泉公節與石公孝是已蒙泉公論寺人中怒謫戍河湟

以沒　穆皇帝登極特贈光祿少卿而公其長子也
包之先汴人南渡後世居嘉興之雙溪其高祖奉政
大夫禮部郎中可松公生子舒菴公爲池州守進階
中大夫舒菴生子吾心公贈中書舍人而生兩御史
前是池州貧由贅中書公于華亭遂隸籍華亭里公
諱杞字孟材别號海亭居士余考刑部主事贈尚書
公仲女歸公爲元配公初童子時聞少卿公之被逮
也泣請赴難所吳石公撫其頂以應曰汝髫年不堪
間關爲萬里行休矣公制仲父命不得往恒西望號

慟欲絕既補諸生游太學遂单車冒霜雪走訊少卿于湟中會聞海上島夷之變少卿公心動督令歸省太夫人公不得已洒涕就道既歸臧獲負義公摘而訟之寘諸法然家益中落又屢舉不第居恒顧歎髮種種矣我即不得以明經顯然出而飲氷嚙蘗使海內知清白吏有子先公其不亡哉及謁選授鴻臚序班時徐文貞公柄首揆從叔武惠公以太保綰金吾帥繇爲　肅廟所尊寵一時車軌塞門不得望謁以去而公與兩家有聯數邀置爲重公謝勿往也强之

則一再寒暄侃侃諷議而已兩公以此益嚴事公曰强項御史有穜耶海上唐君挾重貲遊長安僕盜之且縱火于室以幸免而唐君死公收其尸于煨燼中遣人護其喪以還因貽書伊子曰吾疑而父之死于僕手中也唐子執之官不考掠而自服公嘗得盜有梯垣以入者知爲隣子釋之其父怒欲沉死公給以薪米爲溫言慰諭者百端各曰無乃過乎公笑曰吾惜唐僕之爲盜也爲綱常也若隣子則以貧故吾故憐而教之使悔焉不然昔陳太丘孔寺丞何如人哉

丙寅　肅皇帝晏駕奉　詔齎楚戊辰復　命以考績進將仕郎會聞李孺人病亟即　請告而孺人霍然起公拜堂下且喜且泣乃日偕諸兄弟修淟髓于左右者彌謹甲申李孺人考終公哀毀柴立三年如孺子啼也公性孝友喜拯人之急凡里黨故人所藉以婚嫁喪葬者無算季弟蚤世爲經營卜地不避風雨所課諸子十餘年皆已成立雁行而游庠序中斌斌矣瑞溪學憲黑頭解綬好爲德于鄉公實左右之晚好緇衣黃冠言旁及青烏之術焚香勘書絕不聞

外聲利事而公又自少廉重雖盛夏攝衣冠而處子
弟過而起居者肅如朝典焉居恒得人善獎䕶不去
口有過輒面折之慷慨直腸人亦不敢以俗調望公
而公于一切帖媚柔熟爲委蛇磬折以行于世者視
之蔑如也公垂没不及其他謂弟與子曰勉爲善足
矣自萬曆某年距其生壽六十有七公配孺人生兆
祥不兩朞遂先公而逝僅年二十有六兆祥呱呱襁
褓中不復能記母氏短長肥瘠顧不佞猶憶公數稱
吾妹恭儉明智人也既歸公念不得侍蒙泉先生一

日養公西埊慟孺人未嘗不攬衣拭涕于後也孺人
雖歿其子爲國器恂恂稱退讓君子將大其閥以顯
公與孺人其不亡哉

墓表

包學憲墓表

有明嘉興包公諱梩芳字子柳年二十三而成進士
三十而出爲貴陽督學使以忤權貴歸六十有三而
卒公居官則百姓祠于官居鄉則郡大夫以賓禮飲
于鄉生平爲德必果樂善不倦以恭儉慈和爲家法

以忘賢愚貴賤否則老稚緇俗用平等爲世法以遊名山飽典書視居常爲安樂法其他陰德隱行未嘗一以語子孫而無問遠近言及公者至爲感泣流涕以卒公之賢而有後此足以觀善人君子矣余以是揭而表諸墓道之陽曰是爲學憲瑞溪包公之墓

贈戶部郎南野顧公暨配錢安人合葬墓表

萬曆間有兄弟後先顯名于時者曰無錫顧君憲成允成兩人恂恂儒生退然若不勝衣及進而立于朝文和繼得譴落其官而去然而天下顧慕說之相與

喟然太息想諭其父母何如人則南野翁錢太安人是也翁之先世居無錫上舍里自公徙涇里而居里人易而侮之轉徙石村侮公者厚自慚悔數招公還公乃偕太安人還修什一之業以身居纖嗇間而於施其德終不肯與人競奇贏有貴買而賤賣者公償其直諸傭保雜作者公縮其贏錢息之為娶婦婦而歸者凡數十人有賈遺金去去三年復來公授之一篋賈怪問不知所以啓而視宛然曩者所遺故物也賈驚謝不敢受公笑曰君失之君得之于我何有哉

性嗜義喜拯人之急貸者輙應應而或不副則期以
某日時至至則先期辦錢以待且如其貸數而以細
小美之曰是窶人也善耗吾故慮之初公貧而𠷣𠷣
而復起兩夫婦嚙半菽衣漂浣衣請匄者往往嚅嚅
難公色及進而謀諸公公唯唯公退而謀諸太安人
太安人未嘗不洗篋相付也公之教憲成允成也學
成邑令周公分俸佐之公驚曰孺子受書而乃煩縣
父母耶且縣父母安得人人貲也而孺子先之𦋺謝
去令以爲賢舉鄉飲首彼君爲重賓公曰此以孺子

故榮我耳我野人也不足以束章甫敢辭時有囊金私于叔季者欲請爲居間而以金壽公公旣斥去而佯以問太安人太安人曰嘻彼謂我兒何如人耶夫金去可償我兒孺子也而本先撥第不知從何取償耳公立起呼酒自酌更以酌太安人曰吾故慕伯鸞夫婦奇節今以我視子何如哉相對大歡而罷未幾憲成允成次第成進士兄弟雁行上太安人觴太安人捧觴泣曰而父累辛積勤所以敎汝曹者凡爲汝曹下今日種子也天乎而父安在耶則以今日酒一

澆而父墓頭草耳且曰孺子欲無忘而父乎而父業有言矣吾不願汝爲好官願汝爲好人孺子勉之叔季再拜謝毋教江陵張相國專欲置故御史劉臺死憲成上記當道詰諸不法狀及江陵病而公卿相聚爲禱者踵門也乃憲成獨不署名有代以名署者憲成馳往手削之中外謂叔子禍且叵測太安人聞而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且兩兒骨有鐵所爲尚不止此而無何季子救海先生罷歸矣叔子又以吏部郎論事判桂陽矣兩兄弟歸而拜毋太

安人喜曰此固孺子今日所以報而父者也太安人性至孝曾爲姑親浣中裙滌穢器里婦至今難之南野公自傷少孤每語及舜臣公輙涕下歲時饋享太安人潔蠲而進之老夫婦仰而奠俯而泣矣南野公不信鬼里中有靈巫公往問之卒不敢下爲祟其座一夕巫遁去而太安人之病也里媼趨候疾問有鬼乎太安人戲曰有之曰鬼何似太安人指謂曰大似汝媼咋舌而退其正直多類此嗟乎三代而後禮樂不足以造士故獨有望于家之賢父母然患得患失

仲尼羞以爲鄙而今家庭之訓半此也則聚國族而求子孫寧復有品乎哉今家有公與太安人而生子爲憲成允成又開其伯氏性成仲氏自成竝不有其弟之官能爲兄者也所從來可知矣予故表而揭之石以告世之爲父母者

誥封一品王夫人墓表

國家凡大臣有親喪者上書乞　卹典于朝　天子予祭葬如例太原少傅王公忠孝篤　上心其母吳太夫人沒　上悼念追卹加等與故太子太保愛荊

公得並祭又傳　諭特遣官齎捧金幣布鈔　賜于家蓋異數也太夫人四子長少傅公某次學憲公某其與故太保並受封者四先封孺人再封宜人又再封宜人又封淑人比後太保而以閤銜從封者二先封太夫人又再封一品太夫人萬曆間上召拜少傅公于田間公以母老辭　上敦召愈急奉太夫人以行三年聞仲子學憲之喪太夫人趣命具裝歸公累疏乞身送母不允尋迎養于京又三年太夫人先公歸公即具陳情疏三日三上　上許焉未幾尋有

詔趣還　朝覲前加廹公與太夫人復如京　上召
對喜見顏色曰卿扶母遠來可謂忠孝兩全矣公稽
首謝因論國事甚力　上慰勞久之天下以爲自古
君臣母子之遭際未有過王氏者也太夫人姓吳故
名家滄南翁之女少習小學孝經及前代名臣烈女
故事事姑孝教子以恭儉居恒讀書蔬食布衣而已
少傅公始垂髫爲州秀才太夫人爲製青布履襪蹴
蹛前督學馮公馮公歎曰有此寧馨兒而惜一新履
天道福謙其可量哉既舉進士則歲時使人致資斧

爲養廉助公以此立朝三十年清名聞于　人主公爲禮部侍郎時首輿故相奪喪事相左請原官詹事歸者蓋以身爲諷者愛荆公不察也太夫人則前謂曰翁不憶二十年前呼兒附耳語乎比時比使前騶導而過門志願以四品官爲榮今歸顧不勝耶及公爰立之　命下太夫人傷愛荆公之不獲見也以卒不以賀我　朝輔臣給假者自洪熙金文靖公以省母假正統三楊及正德劉文靖公以省墓假自後未有得請者請而從自公始公晝夜馳十七日抵家拜

母床下母子相抱持泣左右莫不動容已　朝命再
至虛首揆待公使者促刺里門公匿不使聞已而就
床間聞導迎　朝使聲問爲何事公始吐實太夫人
曰兒寵極矣若可辭則力辭不得使閭里怪人薰灼
又曰匹夫猶不可狃況偃蹇抗辭萬乘之前乎負
恩不祥壅　命有譴吾滋懼矣公謹對曰　天子至
仁孝兒以念母辭未必深罪願母勿憂太夫人曰夫
孝　上之不罪而故嘗之此爲何心亟呼女奴持一
襆投之公前曰吾裝在此明日便可行何不決也于

是公奉毋再出出而大本定東師撤遂以病堅請
上慰留不能奪乃　手批奉毋馳驛還鄉不三月而
太夫人以八十考終矣公乞謝政凡一月八上疏其
詞甚哀讀者異之未幾太夫人遂以訃聞然後士大
夫乃相與歎服之歸爲不可及太夫人性檢厲私居
對親戚未嘗易冠子孫既貴日以盛滿爲憂禁戢童
僕肅如　朝典與間談古今事往往聽决片言出人意
表往楊忠愍以諫死愛荆公爲居家輟食流涕慨然
謂兩兒曰忠臣當如此矣太夫人居傍獨曰不然夫

人人願爲忠臣置人主于何地且不聞有諫行言聽
臣主俱榮者乎至是其言始驗少傅公之始生也身
冷無氣有隣媼徐氏者反覆諦視良久笑曰此俗名
臥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但不免多病累阿母耳
趣使治之其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
嚏下而醒巳公往往多病如媼言太夫人老垂沒猶
日夜問公疾不休公曰甚哉不肖之以病累母也嗟
乎且以出處累母矣余惟公之出處正與太夫人相
終始故出不戀名歸不潔身即　聖主且悉公母子

室情其見于 綸誥 廷旨 召對 手札之間所以 咨賚太夫人者前後非一故自古君臣母子之遭際誠未有過王氏者也而公亦以此得全其忠孝之名且曉然示天下以大臣難進易退不可奪之節則太夫人實成之哉是不可以無表於是表其大者揭而勒之墓端之右其生卒子姓詳見銘不具書

吳孺人墓表

予友周太學之軾自吳江叩予山中以其內吳孺人墓表請予曰父爲誰則陝西行太僕卿仰峯吳公之

伯子也毋爲誰則禮部尚書潯陽董公之女也孺人所事翁爲誰則太子太保恭肅公之孫中憲大夫尋甸太守公之子鄉進士玄津公也姑爲誰則吳孺人也生卒何歲則嘉靖之癸亥萬曆之丁未也葬何所則祔于本邑十七都之先塋也婦德何若君手狀以進葢淚溢于睫焉余歎曰義哉周君自梅聖俞爲南郡縣君請銘于歐文忠而後且寥寥矣世不古而夫婦之禮輕非故輕之也試觀江敷讓婚之表馮衍武達之書婦德少乖家索立致甚欲刊膚削髮投山竄

海杜仕宦絕交遊求死不得而何暇為其婦圖身後之不死哉周君悼内聲淚俱下不遠三百里束幣造廬而請曰吾聞禮銘以藏諸地下而表以揭諸地上是惟吾婦之賢非表不章予其為我縷記之余曰國制三品以上為神道碑其次為表婦無表表自君婦始請表其大者當孺人奉醮歸于周氏其曾姑施夫人祖姑顧夫人代有家令櫛束内外政如朝典孺人世家女顧能遵其範不少衰性淡薄簡儉最不喜濃麗而畜姒娣皆有恩無少長皆矩矱待之左右望而

却立不敢跛倚見亦罕有笑言聲達于臬外奉姑孝
脉爽而朝三時上食抑搔扶掖曲中其歡心晚得羸
疾日坐臥常相半冬重裘夏墐戶幾不知寒暑人事
獨念君艱嗣輒凄然不樂數數勸君曰恭肅公至君
皆有世德而君又喜善事好緩急人凡遠近疎戚待
君而濟者無筭君必有佳兒當擇宜子者輔我傍人
聞之背地怪笑曰囑壻買妾吳孺人豈眞病耶或曰
妾車音至必且悔恨搥床槌壁病惙惙如膏沃炎耳
已謁見慰勞不自勝撫如已出或又云是好言謬爲

煦煦度人情豈遂能釋然及君客金陵有嫗擁姣女排戶而入則吳孺人自家勑以侍君者也至是始皆歡服孺人爲眞不可及孺人少受女誡能解大義病中旁通內典懺誦無虛日而要皆以多男爲祝姑歿喪慕哀痛病亦隨熾猶目君而歎曰願君早得佳兒以慰我泉壤他無所言嗚呼若吳孺人者不獨今人難卽求古人中未易一二覯也余嘗笑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酖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人也而有妬后受制獨

孤不惟不許高頻妾生男而公卿凡有妾孕者斥之
有媵子者錮之其尤可笑如晉時妬婦之津好婦壞
衣枉粧而後敢渡不然風浪立至人化爲鬼而猶能
巧妬若是豈婦人之妬無貴賤死生一乎故易垂戒
于睽取象于貫魚而尤致意于坤之厚德載物若使
吳孺人而在古昔其必錄于聖人之門無疑矣古以
士入朝女入宫竝言余竊以爲過而近聞賢士大夫
間有挺而相難者因慨然追歎周召二南之化能使
樛木小星化行于婦人女子而當時小有言者反出

于荆公召公况今又不逮古人者哉余故于吴孺人之不妬揭而書之以著朝野風教之所由係而非徒重君之敦義而近古也是爲表